



◎ 王晓振

### 老槐树

老槐树,只是一棵树而已。它不是媒仙,和我关系不大。我之所以觉得它亲切,是因为它在湾头,而湾头,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上个世纪70年代一个寒冷的早晨,我生于此地——一个背靠小清河、南临麻大湖的村庄。村子中央,就矗立着一棵堪称古老的树——老槐树。

对所有古老的东西心存敬畏,是我们的传统,对老槐树,自然也不例外。

如果没有老槐树,我还是深爱着湾头。但有了老槐树,湾头也就是不一样的湾头了。

一棵树,成为一个村子的灵魂,一定是有其原因的。老槐树,就是湾头的灵魂。究其原因,我想是因为老槐树的苍老与倔强。

它老得无人知道它的来历。是随意一阵风,把一粒树种偶然刮来,还是某人刻意种之?这都不待而知了。但它的确老了,它那灰色树皮上的裂纹,就像一个老人脸上深深的皱纹。皱纹,岁月沧桑的记录。

它老得让人担心。一阵风,就可能把它刮倒;一声轻雷,就把它震垮。我担心某天早晨,就突然见不到它了。就像我92岁的奶奶,突然就看不见了。

打我记事起,老槐树就是那么老;打我记事起,奶奶就是那么老。她总是穿着黑色的大襟褂儿,绾着纂儿,颠着小脚走来走去。她



### 不经意间

春节刚过,寒风便仿佛没有了脾气一般,不再咄咄逼人的凛冽。那几块躲在建筑阴面的冰和雪也像被告打残了般的在苟延残喘。拂面的风也已不再坚硬。

小河里的冰依稀还在,岸上的柳却已褪去了灰头土脸的颜色,经过一个冬天孕育出的生机在若隐若现。

华北的冬天,还是那个冬天,不算漫长,那种漫长或许只有在饥寒交迫中才能凸显,便是如此也不似高纬度的那种。在春节喜庆的气氛中,在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中,在人们觥筹交错的笑声中,冬天,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远。

一切都在不经意间。

又添一岁。不同的人群开始重新审视自己。奔二的茁壮成长,奔三的心似骄阳,奔四的年富力强,奔五的初现沧桑,奔六的隐去了锋芒……

岁月这把刀,有时候真的是太

### 烟火小巷

滨州的路宽,好走,也好记。南北走向的叫渤海,东西走向的叫黄河,按照一二三四的顺序一路排开去。外地人来滨州,如果不是喝得酩酊大醉,迷路是件很难的事。我在滨州生活了十年,还从没遇到一个向我问路的呢!

滨州的路也美,直来直去,两边种着不断长高的花草树木,也“种”着不断长高的高楼大厦。外地人看了,都说滨州越来越洋气了,我听了,心里却有一点不以为然:这些楼、这些楼似曾相识,好像是从哪个地方搬过来的,缺了些滨州的地域符号和遗传基因。

幸好,滨州还有一些隐藏在大路之间的小巷。这些为数不多的不起眼的小巷,像老北镇土生土长的原住民,亲历着一个时代的变迁,也还原着一个城市本来的味道。

滨州的小巷,离时尚很远,街道多狭小逼仄,店面多陈旧寒酸,有的门口还挂着油渍渍的布帘招幌;卖青菜的、卖肉食的、卖海鲜的、卖水果的皆是粗衫布衣,来来往往的亦非达官贵人,像极了农村乱糟糟的小集市,泛着浓浓的市井和烟火气息。

在滨州,我一直住在新华街,那是一条连通黄河五路、六路的小街,四五百米长,两边零星散布着几十家小吃摊。我刚到滨州那会儿,喜欢到“江南春”喝豆腐汤。一大锅豆腐汤在慢火上煨着,上面漂着一层诱人的辣椒油,食客来了,便用大碗盛出。豆腐切的很大,一块需两三口才能吃完,很嫩,很烫,

瘦小柔弱,但从我记事起,从未听过她哭过一次,她坚强挺立,像一棵树。

奶奶是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女人,就像老槐树,是普普通通的北方树种,但她可以载入中国的历史,因为她是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,最后一批裹脚的女人。她们离开了,所谓“三十金莲”也就寿终正寝了。当然,奶奶不会因为她们是最后一批裹脚者而骄傲,她们因裹脚而受的苦只有她们自己知道。

离去的人不能复活。但老槐树还在那里。

它也老了,仁慈,安详。

有时候,我又希望它真的是仙,永远不老。

作为一棵树,它真的不老。春天,万物复苏,它也长出新芽。叶子嫩嫩的,绿绿的,生机勃勃。难以想象,如此之老的一棵树,叶子怎么如此透亮?让人不能直视。

新绿的叶子上系着红绸,是恋人们祈福爱情永远的见证。人们渴望爱情永恒、婚姻幸福,于是,董永把婚姻大事托付给它,一段天作之合横空出世。

老槐树,你为什么不开口讲话?你为什么不开口讲话?拗不过一个穷小子的纠缠,老槐树就开口讲话了。

董永是典型的穷小子。在我

们这个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土地上,一个穷小子运气总不会太差。于是,这个走投无路、卖身葬父的年轻人,遇到了美丽的七仙女。故事的发生,在数学上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,但在传说中,它的确经常出现。

老槐树终于开口讲话,成就了一桩人间美事。

由此,一棵树成为不老的说法。

民间传说总有美好的结局。无非是穷小子发一笔意外之财,然后抱得美人归,然后子孙满堂,然后五谷丰登,然后尽享荣华富贵,然后长命百岁。

结尾往往有些幼稚,听完后,总有一种哄小孩儿的感觉。但我总是百听不厌,我也心甘情愿被这甜蜜的谎言所欺骗。

我就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。

人到中年,我也经历了一些人世的苦难,我愿意永远活在温暖的民间故事里,无论外边的世界多么精彩繁华。我就愿活在像董永那样的故事里,哪怕自己耕地挑水,哪怕住寒窑,吃窝头。寒窑虽破能避风雨,夫妻恩爱苦也甜。你我好比鸳鸯鸟,比翼双飞在人间。

比翼双飞在人间,在人间啊!在老槐树面前,我更能感受时间的力量,感受时间对人的摆布。丰收时的欢乐,干旱时的焦虑,亲人离去的悲伤……时间,用看不见

和黑猫交流,也不知道黑猫是听懂了或是感受到了贾叔的诚意,最后,黑猫终于从墙头跳了下来。

这一真实的事件被人们传了好久。

今天的贾叔好像已经没有了和猫交流的力气!

曾经的情怀,在不经意间被岁月带走,只留下回忆和曾经。

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。当你还在回味诗句之际,抬眼却已是桃红柳绿,草长莺飞。

当你还念着“一枝红杏出墙来”,未几,沉闷的雷声便让你汗流浹背,辗转反侧难以入眠。

“懒摇白羽扇,裸袒青林中”,你手中的扇还未曾放下,你的衣衫还没有整理好,却已经是“天凉好个秋”。

收获的喜悦还没有走下眉梢,萧瑟的秋风已然转向。

“北风卷地白草折”,然后,“千树万树梨花开”……

岁月轮转,四季交替,均不在不经意间。

“子在川上曰:逝者如斯夫”。不经意间,至圣的声音已经回响了几千年!

在不经意间,一片树叶飘零之际,你生出了第一根白发,然后在不经意间“燎原”,再然后白了,稀了,脱了。第一条“蚯蚓”也是在不经意间爬上了你的脸颊,然后发展壮大,成为你独特而又显著的车轮。

孩子呀呀学语的识字图片还没有来得及整理,转眼已经在大学里攻读!

不经意,该来的不该来的,愿来的不愿来的,都来了;也是在不经意间,该走的不该走的,愿走的不愿走的,都走了。

人世间的陈新陈代谢也许就是这么简单:

不经意,来了;

不经意,走了。

◎ 许烟华

家巷大得多。单从名字看,剧场街就兼具商业味道和文化气息。剧场街1952年开市,得名却源于后来所建的人民剧场。那里曾是老北镇最繁华的地方,街东的电影院是当时的标志性建筑,也是时髦的青年男女最爱去的地方。六十多年过去了,历史的余晖映照在依旧人头攒动的剧场街,而老电影、老戏曲、老字号的身影却日见模糊……

2008年秋冬之交,父亲在滨医附院住院,虽是顽疾,幸未影响行走。每到傍晚,我都会硬拽上他,去邻近的剧场街转转。一来陪他散散步,二来让他享受一下美食。我俩每次只要两小盘,即便如此,父亲还是说我对他过于奢侈,常常拉下脸来训斥一番。我不做声,下次依旧要上两小盘菜,父亲吃罢,又是一番不满的絮叨。

父亲年龄大了,牙口不好,后来我们便常去小街中心吃大饼砂锅。那砂锅看起来有些年岁了,身上布满了锈迹,兼具饼与包子的优点。外地朋友来,大块朵颐之后常说过于油腻,也难怪,以前生活清苦,难免荤腥,偶尔吃到大油大肉,自然胃口生香。如今却是不同,鱼肉已是百姓餐桌上的常客,好多人嘴变刁了,又回过头去讲究清淡。想一想也是,好多传统的东西,变了就失去了原来的味道,弄得不伦不类,不变又难以迎合现代人的口味,真是两难。

当然,要论名气,黄河二路和三路之间的剧场街要比新华街、樊

一只大手操控着一切。人们忙着生儿育女,忙着盖屋搭墙,繁衍生息,永不停止。

人们用顽强的生命力对抗着时间的残酷。

老槐树见证了一切。

它的挺拔,就是和时间抗衡的结果。

它的坚韧,也被时间幻化成一片片绿叶,高高地挂在枝头,迎风招展。

仁者寿。

忍受过世间的苦难,却保持着内心的安详,必然长寿。凡长寿者,自是仁者,自是菩萨。

但我最终,还是把它当成一棵树。

一棵树,只是一棵树。

老槐树终究是一棵槐树。

如此而已。

于我而言,它之所以特别,是因为,它一直站在湾头村的中央。而湾头,之所以对我有重要意义,只因为,湾头是生我养我的地方。

老槐树,在下有礼了。

我愿意永远做那个在你脚下奔跑的孩子,在你的树洞里钻来钻去,累了,就在你怀里入睡,入梦。

一梦千年。

梦中,有黄粱的香气……

◎ 孔德林

冬夜,泪水清然而下如雪山之巅的滴流。昼夜孤独,奔泻彻骨的凉。

### 泪水

我心里溅起腾腾水汽,泪眼里,煎熬啮噬作响。洞穴之门黯然闭合,长夜里天各一方,流浪吧,泪水漫过历史和村庄。

童年的歌谣。少年的诗章。沉浮不定,“柔韧而波荡的心灵的美丽”。

赐予我铁甲龙驹,以马革裹尸的信念。

赶在泪干以前——

给她的扶桑树挂满红气球。

连湿润的睫毛,也镀上金质的自足和荣耀。

◎ 郑玉平

### 植树遐思 (新韵)

春光植树枯草旧,旭日山花多别愁。刺史东坡堤绿色,先生五柳杖藜州。仁和世界耕春瑞,大爱何须孺子牛。欲茂参天根者固,村夫老驥也风流。

骚人浪迹东春色,几树闲霞又爱丘。植树千山喜翠柏,耕耘一亩笑春愁。垂阴笛柳插打活,枝叶拂堤给水流。引得蓝空鹏鸟鸟,雀鹊晨暮叫啾啾。

春来种植风沙少,只爱青山绿水流。一树多飞桃柳燕,牧歌醉饮杏花牛。别人归去安居宅,远客山根渡竹舟。君待柴门新湿雨,耕耘田野不悲秋。

南国雨润梨花白,拂面柔风北杏青。植树光阴飞去也,开山寂寞走苍穹。暖阳长影穿蒿草,湿地微寒柳絮空。古有人贤皆种绿,不思羌笛百春宁。

东风始爱新枝翠,把酒一杯皓月明。墙外春苞将绽放,堤前一柳好花容。前年种下桃修树,昨夜老闻蝉几声。寂寞村庭深去处,西楼犬吠欲安城。

### 雪松诗二首

小动物之爱

我不爱狮子老虎  
我只爱小动物  
比如猫、狗、麻雀等等  
在严寒冬夜  
我会把楼道门打开  
免得它们被冻死  
我会给它们送吃的  
而且要放在  
它们能吃得到的地方  
我做这些的时候  
总是悄悄的  
不愿被别人看见  
我是个大男人  
我原本是应该爱狮子老虎的  
(我所受的教育也如此)  
但我只爱身边的小动物  
它们同我们生活在一起  
多少年了?  
谁能说得清  
我深信我们命上的一些东西  
就藏在它们的眼睛里

露水

经历过漫长的黑夜  
有许多事物注定要在白天里持续一段时间  
唯有露水是短暂的:它的生涯  
通过大地上的  
枝叶叶叶秘密地维系着  
虽然我很想看见它凝结的源头和  
消失的痕迹  
很想用手指沾着它  
尝一尝这浩渺夜色中  
空虚无根的一滴  
但我不再奢望回到大平原深处  
那里的拂晓长满硕大的露水  
它透明的胎衣  
正在被成长的世界慢慢挣脱  
我已不再奢望那一滴的冰凉  
从天井里的老槐树上落下来:  
柔情的精灵,带着叶子的清新  
针尖一样刺痛我  
干燥的皮肤和坚硬的心  
我也不再指望  
它以泪水的方式涌出我的眼眶  
更多的时候我只是对它  
陷入非非:关于肉体的宪法和  
婚姻的墙壁,还有麦田里天高地  
阔的爱和逃逸……

◎ 舒中

### 露水

隆冬之夜,泪水清然而下如雪山之巅的滴流。昼夜孤独,奔泻彻骨的凉。

◎ 郑玉平

### 植树遐思 (新韵)

春光植树枯草旧,旭日山花多别愁。刺史东坡堤绿色,先生五柳杖藜州。仁和世界耕春瑞,大爱何须孺子牛。欲茂参天根者固,村夫老驥也风流。

骚人浪迹东春色,几树闲霞又爱丘。植树千山喜翠柏,耕耘一亩笑春愁。垂阴笛柳插打活,枝叶拂堤给水流。引得蓝空鹏鸟鸟,雀鹊晨暮叫啾啾。

春来种植风沙少,只爱青山绿水流。一树多飞桃柳燕,牧歌醉饮杏花牛。别人归去安居宅,远客山根渡竹舟。君待柴门新湿雨,耕耘田野不悲秋。

南国雨润梨花白,拂面柔风北杏青。植树光阴飞去也,开山寂寞走苍穹。暖阳长影穿蒿草,湿地微寒柳絮空。古有人贤皆种绿,不思羌笛百春宁。

东风始爱新枝翠,把酒一杯皓月明。墙外春苞将绽放,堤前一柳好花容。前年种下桃修树,昨夜老闻蝉几声。寂寞村庭深去处,西楼犬吠欲安城。

### 我和星星撞个满怀

黑色巨毯盖下来,万家灯火是它的镶边  
我在夜的中央张开翅膀  
风轻轻一吹,我就飘起来  
和星星撞了个满怀

我带着梦里都想得到的讯息  
飞向夜空,我要告诉每一颗星星  
今晚,我的世界满是跳跃着的光明

我的怀里盛不下了  
亲爱的,我要先倒出来一些  
倒在一张白纸上  
每一颗都笑容四溅

错过一滴水,无论怎样寻觅  
在一条河里都找不到了

错过一句话,任凭你翻阅记忆  
哪怕草叶上的露珠折射出完美的身姿  
但心灵上的,隐在哪里呢?

错过一个机会,一条鲤鱼  
可能一辈子只能潜游在深水里  
再难飞黄腾达,那曾经触手可及的龙门  
越来越远,成为天上的彩虹

在连接两座山的栈桥上  
一不小心,旅人跌落在夜色里  
那幽深的山谷叫人不忍心看

谁能想到,山谷里曾经安宁而繁荣的村落  
六年以后,只剩下两户人家还亮着灯光  
恰是那受过惊吓的两粒种子

◎ 王亮山

### 鲁北平原上的喜鹊 (外一首)

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长惧严寒  
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举家南迁  
白茫茫的霜野上  
仍有喜鹊在苍生  
起飞的时候  
像一支凌空箭

凌空箭  
透过来远方的山  
霜雪覆盖的麦田  
大汉和草原一样的辽阔  
野树上不摧的鹤巢

这是我窗外的图画  
这是我家乡的风景呵  
多少力量的球状  
让我依恋

那些逃避的候鸟  
怎比我家乡的喜鹊?  
这样的挚爱这一片土地  
无论是春夏秋冬  
无论是风霜雨雪  
在这片土地上勤恳  
生也是这里  
死也是这里  
永不弃舍

◎ 郑玉平

霜雪中凌起的喜鹊  
这山北家乡上的精灵  
这鲁北平原上的精灵呵!

◎ 王亮山

### 喜鹊 (外一首)

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长惧严寒  
并不是所有的鸟儿都举家南迁  
白茫茫的霜野上  
仍有喜鹊在苍生  
起飞的时候  
像一支凌空箭

◎ 郑玉平

### 喜鹊 (外一首)

阳光洒在麦苗上  
农人在阳光里立  
听话的渠水咕咕作响  
散入青青的畦里

每当这一刻  
我便敞开心灵的一角  
倾听泥土的气息  
倾听关于一位泥土的孩子  
怎样变成男子汉的故事

总在这一点  
我的心变得那样的柔软  
听见了前世的风、后世的雨  
田野如母亲一样的温馨  
梳理我心上的荒秽

小草是我的敌人  
此刻是我的尤物  
藏在麦苗的下面  
怯怯的顽强着一生!

